

道德作为民主之途：兰斯顿·休斯早期诗歌解读

罗良功

内容提要：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兰斯顿·休斯与其他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一样胸怀种族平等的理想，然而他更倾向于以道德力量来实现这一理想。就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黑民族的自我完善和美国社会良知乃是解决种族问题的途径。自我完善即美国黑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涤除民族自身缺点，社会良知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人性的坚定信念。休斯的这种观点奠定了他一生艺术实践的思想基调。

关键词：兰斯顿·休斯 诗歌 种族 民主 道德

作者简介：罗良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英语诗歌和美国非裔文学。

Title: Morality as Approach to Democracy in Langston Hughes' s Early Poetry

Abstract: Langston Hughes, like other American black intellectuals in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eriod, holds an ideal for democracy and racial equality, but, unlike others, he places an obvious emphasis on morality as an approach to this dream.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 as revealed in his early poetry, the self-consumm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conscience of American society will play a vital role. The former means a stronger conviction in the black race and an expect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s elimination of their defects and shortcomings, while the latter demonstrates a stubborn conviction in humanity. This idea, to a great extent, sets a keynote of his life-long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Langston Hughes poetry race democracy morality

Author: Luo Lianggong, Ph. 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cent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English poetry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flschina@ yahoo. com. cn.

崛起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 1902 - 1967) 与当时其他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和作家一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政治意蕴,其诗歌所追求的以实现种族自由平等促进美国民主和人类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为他赢得了“自惠特曼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民主诗人”^①的声誉。在二十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他的诗歌从三个层面表达了他关于美国黑人实现自由平等的民主之梦。首先,他强调黑人种族身份认同,力图

将黑民族从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例如,他的《黑人谈河流》表现出对黑人种族的高度认同和强烈的种族自豪感。其次,他强调对美国身份的诉求,力图将黑民族从体制和观念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实现种族平等。例如,他在“我也”一诗中写道:“明天,/……/我,也是美国”(Hughes 46)^②,突显了黑民族对美国身份的诉求。第三,休斯呼唤种族之间相互接受友好相处,梦想构建一个和谐的未来世界。在“哈莱姆夜歌”中,休斯则站在被誉为美国黑人文化之都的哈莱姆向外轻轻地发出邀请:“来吧,/让我们在夜色中一起漫步/并歌唱”(Hughes 94)。当哈莱姆黑人区的言说者“我”邀请哈莱姆之外的人在夜色之中一同漫步和歌唱的时候,一种对种族之间友好和睦的期盼溢于字里行间。正是这种突出而又深刻的民主理想使休斯成为被公认的美国民主诗人,这也正是许多研究者所高度认同的一个方面。然而,当学界认同和肯定休斯民主理想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休斯关于如何实现民主理想的思考进行研究,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

休斯作为热血青年步入文坛的二十年代,正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或“新黑人运动”时期。如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指出的,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场运动,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种族态度和理想的形成,是一种在这些新的种族态度和理想以及反潮流的时代精神激发下喷涌而出的创造力”(Hayden ix)。这一运动见证了新一代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新的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努力和整个黑人社会的进步。种族自由平等的理想成为美国黑人知识界的共同声音,如何实现种族自由平等的理想,也成为包括休斯在内的20年代美国黑人知识分子积极思考并且勇于探索的一个问题,但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声音。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灵魂人物之一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作为一名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者,主张以流血革命的手段赢得种族自由。他在美国数城爆发仇黑骚乱之后写下的“假如我们必须死”这首诗中慷慨激昂,号召黑人以革命手段捍卫民族尊严和人的尊严,从而赢得人性上的平等和精神上的解放:“假如我们必须死,不要像猪猡一样死去/……/我们将面对那群凶狠而又胆怯的屠夫,/虽然被逼到墙角,至死也要回击,像男儿一样!”(McKay 355),而马科斯·加维(Marcus Garvey)则主张“回归非洲”,选择了看似激进实则回避现实的策略;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的迁就主义在20年代仍然拥有很多追随者,主张黑人民众用务实的服务赢取白人美国社会的接纳;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则坚定地反对华盛顿的迁就主义,主张黑人应该积极行动,特别要依靠正面宣传树立黑人的良好形象,以赢得白人社会的尊重^③。休斯对于他的时代作出了回应,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站在时代的潮头塑造出狂放不羁的艺术个性,形成了自己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的种族意识和民主思想。休斯十分强调道德力量在实现民主理想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美国黑人的自我完善和美国社会良知是通向种族自由平等的有效路径。

自我完善是休斯对黑人种族的呼吁。黑民族在美国社会实现自由平等首

先必须要完善自我,这是美国黑民族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改造走向强大的过程,也是黑民族精神自由和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基础。尽管二十年代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是自黑人奴隶解放以来民族文化空前兴旺、种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但是黑民族依然受到以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WASP)为主流的美国社会的歧视和压迫,而且歧视和压迫的形式也较之美国内战之前更加隐秘更加意识形态化,同时黑民族内部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因而整个民族仍然是一个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的弱势群体。即便到了30年代初期,休斯受到激进左倾思想影响而倾向于以革命手段解决黑人问题的时候,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黑民族的脆弱。他在“骄傲”一诗中写道:“我踏实地工作,/你付给的是可怜的报酬;/我真诚地梦想,/你却往我脸上吐痰;/于是我握起拳头/我知道太无力。/但是我渴望变得强壮,/砸向你的脸”(Hughes 131)。

休斯在这首三十年代初期的诗中表达的是一种反抗黑民族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战斗精神,但同时表现出他在二十年代对自己民族的清醒认识:虚弱但是渴望变强。当然,休斯在20年代诗歌中,黑民族由弱变强的目的不是为了战斗,而是黑民族自我完善走向强大从而赢得社会尊重的基础条件。在他的1925年发表的“我也”一诗中,黑人面对不公正待遇表现出乐观、现实而又对未来充满自信的态度:“我大声地笑,/好好地吃,/长得强壮”(Hughes 46)。笑是美国黑民族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的一种集生存策略与反抗策略于一体的自我表现手段。诗中“黑皮肤的兄弟”面对歧视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尖锐的对抗,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存需要和力量弱小而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抓住机会完善自己、壮大自己,因为自身强大才是得到平等待遇的保障,才是使自身的美和潜在的美得到充分展示和充分认同的保障。这正是休斯强调民族自我完善的思想基础。

休斯在诗歌中就如何实现民族自我完善作出了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美国黑民族的自我完善重要的在于两点:即树立种族自信心和涤除外加的或自身的民族劣根性。树立种族自信心是使黑民族在精神上坚强起来的根本,而缺乏种族自信心恰恰是二十年代美国黑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奴性心态,这种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白人至上观念的影响,无法从白人种族主义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对黑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休斯的“害怕”一诗描写了黑人在二十年代的这种心态:“我们在摩天大楼的丛林中哭泣,/正如我们的祖先/在非洲的棕榈树丛哭泣,/因为孤独,/天黑了,/我们害怕”(Hughes 41)。美国黑人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表现出怯懦畏惧的民族心态,即便是天黑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也无法摆脱害怕的阴影,其原因在于孤独。之所以孤独,一方面是因为黑人置身于白人文化的压抑以及自身(和自身的文化)不被接纳导致的情感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黑人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内在力量,没有充分调动内在的力量来抵御和战胜外来的压力。这正是美国黑民族缺乏种族自信心的反映。正因为此,休斯对黑民族提出规劝,要大胆地面对自己,面对白人世界。他在“新来的卡巴莱女孩”(Hughes 87)一诗中用戏剧化的手法描写了一位混血女

孩,她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去往何处,独自在酒吧伤心落泪,这正是很多美国黑人的心态写照。作为一群无根的他者,他们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属性和追求的方向,全然没有滋养自信心的源泉,陷入一种身份困惑的孤独和悲戚之中,于是一个声音(很可能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喊道:“你不能那样活下去!”显然,这个声音的目的是要听者改变对待生活和对待自己的态度,找回迷失的自我,树立自信,勇敢面对生活现实。如果说这首诗是以隐喻的形式传达出诗人对黑民族的呼吁,那么在“歌”中,休斯更明确地呼吁黑民族自信地认识自己,在白人社会大胆地展示自己:“可爱的黑肤色的孤独的人,/把你的胸膛向太阳敞开。/不要害怕那光亮,/你这黑夜的宠孩”(Hughes 45)。只有自信才能帮助黑民族摆脱白人种族主义的精神枷锁,才能是黑人从看不见的世界走向社会的前台。

休斯坚持的黑民族自我完善还包括自我改造,即黑民族要勇于涤除自己内在的或者外部强加的弱点和缺陷。任何民族都有其缺点,而美国的黑民族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压抑的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民族性格,其中的弱点和缺陷有的是民族固有的,有的是种族主义者虚构的,有的是黑民族将外部强加于身上的污点内化为民族的实际存在的缺陷。因而如何对待民族弱点成为黑人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黑人活动家杜波依斯选择了回避,他在“黑人艺术的标准”(1926年)一文中明确指出,“黑人艺术家的当然责任就是开始一项伟大的工作,那就是创造美、保存美、实现美”(Du Bois 39)。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艺术家表现的主题是美,而不是黑人的缺点,表现黑人的缺点和生活中的不光彩的一面无疑就是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合谋是对黑人的贬损。而休斯者采取了直面黑民族的阴暗生活和民族弱点,并且在诗歌中直接描写和表现民族生活的“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在他的第二部诗集《给犹太人的好衣裳》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受到了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黑人知识分子的批判。事实上,休斯敢于描写民族弱点和民族性格中的瑕疵,正是他的民族自信心使然。他认为这有助于美国黑人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不足,改正自己的缺点,达到自我完善,实现种族的自由。在“火”这首诗中,休斯列举了一大串民族的“缺陷”和“劣迹”：“我不善良,/我不纯洁,/我发臭、我卑微、我低贱。/[……]/我一直在偷窃,/我从来都撒谎,/我睡过的女人/多过法老的三宫六院”(Hughes 117)。

这里列出的劣迹和缺点虚实参半,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外部强加的污点,但从总体上看,这些都是局外人对于黑人的观念性思维,是种族主义者强加给黑人的刻板形象。这些定义性的概念都是借黑人之口说出,勾勒出一个旧黑人的形象。这些刻板印象是否真正被黑人全部内化而形成对自己的认识,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黑人对火的反复呼唤:“火,/火啊,主!/火将要燃烧我的灵魂!”(Hughes 117)黑人呼唤火,是希望用火彻底燃烧掉自己旧的形象,将真实的缺点和种族主义者强加的丑陋形象一起烧掉,在火中涅槃,重铸民族灵魂,诞生一个新的完美的黑人形象。同时,这也是黑民族砸碎种族主义套在黑民族头上的精神枷锁、赢得心灵自由的必由之路。休斯用诗歌表现民族

弱点、强调自我改造的思想动机正在于此。

休斯在追求种族自由平等的过程中,一方面重视美国黑人自我完善,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社会良知的作用;前者强调黑人自身的作用,后者则强调种族之间关系的改善。休斯对社会良知的重视,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社会道德力量的信念。

休斯的许多诗歌是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来思考种族关系的。例如,在“白人”(Hughes 37)中,休斯写道:“我不憎恶你,/因为你的脸庞也很美丽”。诗人首先表现了黑人的善良宽容的性格,他们可以从伤害自己的白人身上看到美好的一面;黑人对白人善良相待,而白人却恃强欺弱,折磨黑人。诗中的言说者“我”(实际上是黑人的代言人)质问白人,“你们为什么折磨我?”这实际上是对白人良知和人性的拷问。从根本上说,黑人言说者质问的心理基础是认为白人本质上是善良的,黑人在种族关系上表现出善良的人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白人的善良宽容的期待。然而黑人的这种期待与社会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其原因是什么呢?休斯在其他的诗歌中给出了答案。在“巡演剧团演员”一诗中,黑人演员向白人问:“就因为我咧着嘴/在大笑,/就因为我喉咙深处/的歌声,/你就以为/我忍受了长期的/苦难之后/不再痛苦?”(Hughes 61)

在奴隶制时期,黑人们在痛苦中大笑、因苦难而发歌,不仅有助于黑人奴隶软化奴隶主的心而逃避更严酷的惩罚,而且可以使他们自己长期郁积的心理负荷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从而形成了美国黑人一种特殊的生存策略和民族文化形式(Levine 1-30)。这种表达形式常常不为白人所理解,即便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奴隶制废除半个世纪之后,白人仍然无法理解黑人的精神世界,而白人对黑人缺乏了解导致了白人种族主义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延续,从而强化奴隶社会的种族主义道德观念,因此黑人所面临的种族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在“做梦的人”这首诗中,休斯表现了类似的观点,即白人不理解黑人:“我问你:/你懂得我的梦吗?/有时候你说懂/有时候你又不说懂”(Hughes 111)。事实上,休斯也十分清楚,白人由于受到传统的白人至上观念的影响,将黑人视为次人类,因而他们即便对黑人文化感兴趣,也只是出于猎奇,而不愿意把黑人作为平等的民族去理解。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种族之间缺乏了解,尤其是白人缺少对黑人的理解,无论原因何在,都在客观上阻碍了种族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

然而,在休斯的诗歌中,虽然美国黑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和宽容没有得到其他民族尤其是白人的对等回应,但这并没有使黑人放弃希望或者产生暴力倾向,这正是休斯力图用诗歌传达的对人性和社会良知的乐观信念。在“做梦的人”一诗中,黑人对不理解他的梦想的白人说:“不管你是不是理解,/没关系。/我继续我的梦想”(Hughes 111)。黑人不仅要抓住梦想坚持希望,而且要勇敢地面对严酷的现实:“面对这墙黑门紧闭,/用你黄褐色的空拳猛击——/并等待”(Hughes 45)。休斯在这里希望黑人使用拳头并不是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来解决种族问题,事实上,这拳头是空的、手里没有武器,拳头击打的对象是墙,即他的“随着我长大”等许多诗中描述的隔断黑人和白人交流、使黑人处于阴影之中的墙,是种族

主义的喻指。而休斯要求黑人“等待”，是等待种族主义之墙的垮塌、种族之间的融合。可以看出，诗中的“拳头”不是黑人暴力对抗白人的象征，而是黑人以执着的希望和人性力量与种族主义的对抗。休斯的“阿拉巴马大地”一诗为此提供了佐证。他在1927年为布克·T·华盛顿创办的塔斯克基学院写的这首校歌中，高调颂扬了华盛顿的观点：“服务——仇恨将未生而亡，/爱——镣铐就会自然断裂”（Hughes 111）。当然，华盛顿主张以踏实的工作和人性的宽容来赢得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存自由，而不是主张黑人与白人的融合；而休斯则是借华盛顿的观点来表达自己希望借助人性中的善良仁爱和黑人的踏实工作来消解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的压制和误解、赢得黑人的新生和种族之间的融合。而这正是休斯在吸收华盛顿迁就主义思想的同时又不同于他的地方。

“等待”是休斯在20年代的诗歌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体现了休斯对未来的乐观和对现实的宽容，以及对人性和社会良知的信心。因为人性的复苏和社会良知的觉醒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刺激，休斯劝告黑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善良宽容地对待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社会良知苏醒的催化剂。在休斯的诗歌中，与社会良知苏醒相伴而生的是旧世界的死亡和新世界的诞生，这正是“等待”的终点，这一点艺术地反映在休斯关于死亡主题的诗歌中。

在二十年代，年轻的休斯写下了许多与死亡相关的诗歌，其中很多收入他的一本小册子《亲爱的可爱的死神》（*Dear Lovely Death*, 1931）。按照惠特曼的哲学，“只有了解死亡才能产生诗歌和生命原初的火花”（Rampersad 40）。休斯通过认识和思考死亡，逐渐在生与死、爱与恨、物质与精神、终结与重生等与人生和社会密切关联的基本问题上形成了辩证的思想。死亡在休斯表达其社会理想和人性信念时具有特别意义。“我在等待我的妈妈——/她是死神，”这是休斯在1924年写的“妈妈”（Hughes 40）一诗中的诗句。他将死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母亲即死神，她同时集生命的终结者与赐予者于一身；“我”作为黑人民族的代言人等待死神的来临，其实是在等待一场生死轮回，等待旧的生命或生存状态的终结和新的生命或生存状态的开始。这中间蕴含着黑人民族对现世的不满和对来世的憧憬，是对社会变革的充满信心的期待。他在“亲爱的可爱的死神”一诗中将等待死神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明确：“亲爱的可爱的死神，/你将一切囊括在你的翅下——/不是去杀死——/而是去改变/[……]/亲爱的可爱的死神，/改变才是你的名字”（Hughes 127）。

诗人以“亲爱的可爱的”两个形容词来描述死神，一方面是由于死神即将给个体生命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死神不是对肉体生命的终结（“杀死”），而是对灵魂的重塑和改造。诗人在这里将“杀死”和“改变”两个概念以对比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突出了人生和社会变革中重塑灵魂的重要性，而灵魂重塑正是人性和社会良知的苏醒。

总体来看，休斯在如何实现种族平等理想这一点上强调黑人民族的自我完善和社会良知，突显了他对道德力量的信念和诉求，这既不同于杜波依斯、麦凯、

布克·T·华盛顿等人的社会思想,又体现出对他们的有益吸收,这一观点渗透在他二十年代的诗歌之中。虽然休斯在三十年代一度变得非常左倾激进,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手段赢得包括种族自由平等在内的世界大同,但在四十年代初期基本上实现了向道德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休斯在二十年代民主理想的追求中对于道德力量的诉求奠定了他一生大部分艺术实践的思想基调。

注解【Notes】

- ① Early, Gerald. "Review of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September 10, 2005, < www.bostonbookreview.com > .
- ② 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均为作者从英文翻译而成,标注的出处和页码以原文为准。
- ③ Du Bois 39 - 4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Du Bois, W. E. B. "Criteria of Negro Art(1926)."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1773 - 2000*. Ed. Hazel Arnett Ervi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9. 39 - 43.
- Hayden, Robert. "Preface to the Atheneum Edition." *The New Negro*. New York: Atheneum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ix - xiv.
- Hughes, Langst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Ed. Arnold Rampersad and David Roesse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 Levine, Lawrence W.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fro 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P, 1977.
- McKay, Claude. "If We Must Di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Nellie Y. McKa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Rampersad, Arnold. *The Life of Langston Hughes*. Vol 1. New York: Oxford UP, 1988.

责任编辑:王 卓